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宜昌发科幻作品



“野人”的召唤

宣昌发

近来，英国姑娘古多尔的事迹经常萦绕在我的脑海，她是个多勇敢的人呵！

为了探索野生条件下黑猩猩王国的秘密，她，一个单身姑娘，竟然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不畏险阻地接近、观察大猩猩群的生活习性，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此，想到我们的科学工作者曾多次浩浩荡荡地寻找“野人”，但是一无所获，我不禁也产生了一个近似浪漫的想法：为了不惊扰“野人”，我也应该像古多尔一样，想方设法进入它们的生活圈。于是，我在今年暑假回到了姥姥家--秦岭脚下的一个小村镇。巧得很，在省师范学院地理系求读的邻居明哥也回家度假来了，论辈份，明哥还是我的大表哥呐。几年未见，他长得越发魁梧健壮了。

一天晚上，我悄悄地对明哥谈了自己的想法。嘿，出乎我的意料，明哥在学校里就是一个出名的“野人迷”，这次返家时他还专门向校方谈了一个打算在秦岭山区寻找“野人”的设想，校方不仅表示赞同，还特地调拨给明哥一架微型录象机、一杆麻醉枪和野外生活用具，所以我俩第二天一大早便向二叔借了一枝双筒猎枪，打点行装踏上了征途。

巍峨的秦岭重峦叠嶂，就像一头大牛横卧在神州中部。由于条件得天独厚，它成了东、西、南、北动植物的交汇区域，山谷洼地到处披翠覆绿，形成了一片茂盛的原始森林。

一眨眼三天过去了，我们攀越了主峰太白山。由于古冰川的作用，在这座海拔3700多米的大山山坡上，乱石流、冰川槽谷等遍地可见。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嘿，你可真有点诗人的气质。”明哥打趣道。说着，他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暗褐色的石头在手中掂了掂，右手一挥又将它扔下山谷，说，“你知道吗？别看这儿的景色那么荒芜凄凉，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哩。”“以前怎么样？”我好奇地问。

“你懂得沧海桑田这句成语的涵义吗？”明哥眨眨眼，摆出了一副卖关子的架子。

经过明哥的解释，我才明白那些乱石流和冰川槽谷是上新世末的一次冰川活动的成果。从某种含义讲，它还是地球历史的无言见证呢。而在那次冰川之前，我国唐古拉山以南曾经是一派半温润的热带地区的景象。进入早更新世后，气候变得更加暖和了，莽莽森林和亚热带植被一直延伸到华北平原。此时，大熊猫和剑齿象在河边游荡，猩猩、长臂猿和拉玛古猿则在树丛间攀登嬉戏。偶尔，身高力大的巨猿与离群的野牛在挂满藤葛的密林相遇了。顷刻之间，一场殊死决斗震撼了寂静的森林，前来瞧热闹的金丝猴和调皮捣蛋的猕猴，在枝头跳跃着，往下扔着果子，呐喊助威，组成了一曲弱肉强食的大合唱。……无情的冰期又一次来到了，根据大自然适者生存的规律，许多生物适应不了气候变化被淘汰了，一部分拉玛古猿为求生存被迫走向平

地，开始了生物的进化……"那么，是否有一支巨猿由于获得了特殊的条件而遗留下来了呢？目前，曾经同巨猿患难与共了几百万年的大熊猫不是依然健在吗？"说到这里，明哥微蹙剑眉，目光中闪现出一股沉思的神色。

"有这种可能！"我忙不迭地插嘴道，"当巨猿的后代偶然闯入人类生活时就被误认为'野人'。"所谓"野人"难道真是巨猿的子孙？

进入山区第五天下午4时左右，我俩在太白山南侧兴隆岭的一个洼地准备宿营了。忽然，我发觉明哥瞪大了眼，盯着右前方的一个小山坡出神。

"你发现什么了？"我小声地问。不料明哥连头也不回，仍是全神贯注地望着。

猝然，他出其不意地如同一支离弦的箭朝小山坡跑去。我见状也本能地从肩上取下猎枪跑步跟上。明哥却在半山腰的一棵麻栎树下停下了。

"你看，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他扶起一株在离地约50厘米处被折断的幼树冲着我问。

"大概是苏门羚啃断的吧。"我看了一眼断枝，迟迟疑疑地说。

"不，你看断裂处没有齿痕，何况树皮与树枝还连着，很显然，它是被折断的。

"别开玩笑了，在这儿只有你和我才能折树呐。"我笑着打断了明哥的话，可抬头望见他一副认真严肃的神情，不由得也蹲下身，在麻栎树周围搜寻起来。……结果，在离树苗大约30厘米处，我发现了一堆含有未消化尽的竹渣、动物羽毛及骨骼碎片的粪便。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明哥用肯定的语气说这堆粪便是某个不知名的生物在数小时之前拉下的。

"看来，刚才有一个神秘的动物用前肢拉着这株树苗的上端蹲在这儿拉屎，不知道是用力过猛呢还是出于游戏，它把小树给折断了。"明哥兴奋地作了推测。

"'野人'干的！"我打量着依稀可辨的八字脚印，脱口嚷道。

"有这种可能。"明哥蹲下身比划了一番后，点头赞同道。

"那么--"我与明哥迅捷地交换了一下眼色。此时，一轮红日已缓缓地沉下山脊，暮霭如同一团轻柔无比的乳白色的网纱渐渐地展开，布满了山谷。我俩只得强捺下准备跟踪追寻的心情，搭好帐篷。为防不测，临睡前还在两块帘布中间打了一个结子。

"明哥，咱们明天要是遇上了'野人'，你说咋办？"“哈，照说定的办埃我们先送上食品表示没有敌意，然后嘛，嗯，争取当个人猿泰山！”说着，明哥还做了一个给"野人"递上食品的动作，挤眉弄眼的，逗得我捧着肚子大笑起来。

晚餐后，月亮静悄悄地爬上了夜空，帐篷内响起了明哥均匀的呼噜声，可我仍然为白天的发现冥思苦索着。是呵，在生活中编造迷人的设想很容易，可是一旦这种设想需要实践作鉴定的时候，往往会有许多原先没有想到的麻烦冒了出来，这时才会发现设想和现实之间有一条看来仿佛并不宽，却是很难逾越的小沟……想着，想着，迷迷糊糊中，我已经来到了一个小山坡上。蓦然，我发现一个体躯高大、浑身披着棕红色长毛的生物直立着从小丘前的一片开阔地走向对面的树林。

"野人！"我惊叫道，旋即飞步奔下小山丘朝它追去。可是这个怪物的步子跨得挺大，转眼间就走进了那片密林。我凭借树木的掩护，离它愈来愈近了。不料，在与它的距离已经缩短到5米左右时，"啪"的一声，我的脚下

踩着了一根枯枝。这声音，在万籁俱寂的森林中显得出奇的响。不用说，这个生物闻声转过身体，呵，一张类似北京猿人的脸就似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映入了我的眼帘，从一双深陷的小眼睛中喷出了两道令人胆寒的、愤怒的凶光！它龇牙咧嘴地朝我扑来。好家伙，我赶紧举起麻醉枪，扣动了扳机，糟了，这该死的子弹却在如此紧要的关头卡了壳！我只得扔掉枪支返身狂奔，可怪物却紧追不舍，而且离我愈来愈近了，我的后脖颈上已经感受到了它喷出的阵阵热气。说真的，我的心紧张得提上了喉咙口，而它的呼气声愈来愈大。……终于，我惊醒过来了。

刚才是一场梦吗？可是，帐篷内除了明哥的鼾声之外，确实还有一种异常的呼吸声。我不禁头启发麻，浑身泛起了鸡皮疙瘩。我睁开眼睛一瞄，呵，在黯淡的光线下，我发现了一个生物正佝偻着身躯在翻弄我们的提包，从里边掏出食品放到鼻子下嗅闻着。这时，由于帐篷的帘布结子已被解开，一股山区特有的、夹着凉意的晨风正源源不断地钻入帐篷。说真的，我尽管心里发毛，但是脑子还是很清醒，就在我开动脑子思考对策时，由于冷风的刺激，我的鼻子突然感到一阵奇痒，忍不住“呵欠”一下打了个响亮的喷嚏。这声音使那个不速之客大吃一惊，它抓住一包食品“蹭”地窜出帐篷。当我光着脚板追出帐篷，它已经在未褪尽的夜色中消失了。

明哥也被惊醒了，他揉着睡意惺忪的双眼走了出来。

“‘野人’！一个‘野人’钻到帐篷里来了！”我激动得语无伦次地冲着他说。

“嗨，你准是日思夜想得了梦游症。”没想到明哥没有理会我的冲动，反而用揶揄的语气数说我。

我呢，尽管心头感到有点委屈，但也不想跟他作什么争辩，伸手一把将他拖进帐篷，开起了提灯。嘿，明哥望着帐内的一片杂乱景象，他的表情可有趣极了，一双原来就不算小的眼睛睁得比核桃还大！

“哎哟，我的妈哟，‘野人’真的过来了！”他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懊恼自己睡得太熟了，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过，他掉头看见我一副颓丧的模样，又赶紧安慰道，“喂，咱们日夜盼望的贵客已经不请自来了，说明这一带准有它们活动的踪迹，你还愁什么呵！”说着，还兴奋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只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天际已经透出了一线曙光，我俩迅速地收拾好行装，狼吞虎咽地吃罢早餐，顺着不速之客留下的踪迹，来到了兴隆岭南坡海拔900米左右的黄褐土地带。

这里交杂生长着浅山丘陵常见的落叶阔叶树和常绿阔叶树。中午时分，在一条清可见底的小溪边，“野人”的足迹消失了。经过一番商议，我俩逆水而上。两个小时以后，我们涉过溪水来到一块林间空地，呵，眼前出现的一个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场面使我俩不约而同地从肩上取下武器，飞步朝空地的中央冲去。

“野人”！只见两个浑身长满黑毛的“野人”正拼死抵抗着一头黑熊的袭击！一个老年雌性“野人”被黑熊乘隙一掌击昏过去，那个年轻的男性“野人”见状长啸一声，奋不顾身地跳上熊背，用前肢紧紧地扼住黑熊的脖子，不让它扑向倒地的老“野人”。为了摆脱背上的敌人，黑熊暴躁地摇摆着脖颈。可背上的那个“野人”却像粘住似地纹丝不动。突然，狡猾的黑熊身子一挺，后

肢直立，猛地一扭，嘿，这一招也真灵，那个年轻的"野人"立时被甩向一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和明哥几乎同时开枪击中了黑熊胸前的要害部位，只听得一声惨叫，黑熊在离那个年轻的"野人"一米不到的地方倒下了。

几乎在同一时刻，那个年轻"野人"一个翻滚爬了起来，显然，眼前出现的一切使他感到茫然失措，他飞快地扫了我俩一眼就奔向受伤倒地的老"野人"。当我和明哥赶到它们跟前时，使人无法想象的奇迹出现了--从雌性老年"野人"的口中，竟然吐出了微弱的人的语言："谢谢。"1930年，渭水边的李庄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新闻：村东李老头家在一个月內添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外孙女儿。这可是件大喜事呵，不过李老头却愁苦了脸，原来那个外孙女儿落地时，除了眼睛周围一圈是光皮肤，浑身上下长满了半寸长的黑毛。为此，来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惹得李老头好不气恼，但又无可奈何。……一晃10多年过去了，李老头的外孙女儿也长大了，除了身上的黑毛又长了些之外，下田干活、挑水做饭全不比同村的小子闺女差。不料，一场罕见的旱灾侵袭了这一地区。村民们宰牛杀猪，去龙王庙上供奉雨，但是无济于事。于是，急红了眼的村民拥到村西头的"仙姑"处去求卦，"仙姑"冲着鸡爪似的指头说，10多年前有一个旱鬼在李庄转世，才酿成了今日的大灾，只有驱走它，东海龙王才肯布雾下雨。立刻，几十个听信了这番传言的小伙子举着锄头又把拥进了李老头的院子。面对这些被死亡快逼成疯子的乡亲们，李老头只得含泪扎了一个包袱，将外孙女儿送进了险恶莫测的崇山峻岭。

光阴又流逝了7个年头，山外已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这个过着与世隔绝生涯的"毛女"依然毫不知晓。这期间，想回老家的念头有几次将她驱出了山林，但被伐木人碰见后竟然遭来差点送命的追击，于是她只得断绝了同亲人相聚的愿望。山坳里的野果又熟了五次，一次在穿越一条山路时，这个苦命的毛姑娘发现了一个浑身长满黑毛的被人遗弃的小毛孩。同病相怜，她就带着他钻进树林，把他当作了儿子收养。……孰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年春天，母子俩正沿着秦岭山脊朝东迁移，没想到在一条断涧边遇到了一个身高2米，浑身上下长满棕红色长毛的"山鬼"。就在母子俩不知所措之时，"山鬼"将两人掳到一个怪石耸立的山洞中过上了几年茹毛饮血的生活。一天，"山鬼"与母子俩在一片野栗林拾取毛栗充饥。突然，从林中窜出一只豹子直扑毛孩，"山鬼"见状即同豹子进行了一场恶斗，最后，豹子被撕裂了喉管，但"山鬼"也受了重伤。也许"山鬼"自知快要死了，他竟然动情地伸出前掌将毛孩抚摸一番后，捂着流血不止的创口踉踉跄跄地朝一条峡谷走去，好像去寻找一个秘密的墓地。这时，母亲清醒过来后赶紧拉着毛孩逃进了密林深处。同我们相遇时，毛孩已经长成了一个威武有力的青年。……经过明哥的精心治疗，青年毛人--栓子的母亲很快地恢复了健康。接着，我和明哥费尽口舌并且辅以手势，总算使这个历尽艰辛的老妇人明白了山外所发生的变化，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她枯瘦的面颊滚滚而下，因为她知道，在有生之年可以回到亲人中间去了。

"你们不愁吃穿到这深山老林里来干啥？"老妇人抬起了神情呆滞的目光问。

"找这个--"明哥打开夹子取出几张根据目击者介绍绘制的"野人"画像。

"'山鬼'！"母子俩几乎同时惊叫道。

安置了老妇人之后，我和明哥、栓子一起又进入了重峦叠翠的山林。

我们在谷底穿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忽然从右前方的山坡上传来像是拖长的小孩哭声的声音，我与明哥不由一怔。

这时，只见栓子对我们兴奋地摆摆手，用双手围成筒形长啸一声，开始用“野人”的语言跟那个古怪的声音作了足足有10分钟的山歌式的“对话”。终于，从马尾松丛林内传出了一阵窸窣窣窣的声响。……“‘野人’来了！”栓子兴奋中夹杂着紧张。

我和明哥飞快地在一个合适的地点装置好自动录象机，摸出准备好的见面礼物--食品。。……那个无数次在我梦境出现的画面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一个体高在2米以上，浑身上下披着棕红色的长毛，眉骨与唇部突出的“野人”出现在离我们仅仅5米之遥的地方。

开始，“野人”对我和明哥露出了明显的敌意，但是经过栓子发出几声类似竹鸡鸣叫的声音之后，它安静下来了。犹豫了一会，它从栓子手中接过我们的礼物大嚼起来。它为什么不去取食满山遍野的野果呢？我发现这个雄性“野人”已经受了伤，看来伤得还不轻。因为从肩胛一直到左胸的长毛已被淤血染结成一大片褐色的硬块！

眼前这个“野人”是否同其他猛兽格斗时受了致命伤，准备去一个秘密的墓穴呢？我对明哥和栓子讲出了自己的猜测，并且要栓子替受伤的“野人”裹伤，喂它吃药。夜幕降临了，明哥关掉了录象机，栓子自告奋勇地要同“野人”宿在一起，我和明哥整理了记录和录象带，直到半夜时分才轮换着打个盹。

哈，说来也真奇怪，对于从未接触过药物的类人生物，我们人类发明的抗菌素的效果真是好得出奇，第二天上午8点左右，“野人”醒过来了，虽然看上去还很衰弱，但精神已经明显好多了。这一回，它顺从地接受了栓子的治疗。接着，遵照明哥和我的意图，栓子又与它进行了一番“对话”，只见“野人”领头朝山腰爬去，我和明哥预料到一场激动人心的大事将要发生了。

我们拉着一人高的茅草和灌木往上攀登，渐渐地，仿佛进入了一片云海。突然，在离头顶不远的地方出现一个黑沉沉的洞口，只见“野人”和栓子一前一后地爬进洞口，消失了身影。我和明哥心头一阵狂跳，加快了速度，相继爬了进去。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匍匐着身子钻进洞的刹那间，仿佛连呼吸也停顿了，而自己的心跳声，响得差点震破了耳膜。跟在我后边的明哥呢？由于个头大，当然要比我来得吃力些，他猫着腰直喘大气，拉住我衣服后襟的手激烈抖动着。别看他平时总是显得沉着镇静，这回哪，我虽然无法看到他的脸，可我猜得到他的惊喜程度是不会亚于我的。

怕惊扰“野人”，我们没有打开手电，而是凭双手的触摸在洞中行进了10余米光景。渐渐地，山洞变得宽广高大，可以直起身体行走了。我和明哥兴奋地握了一下手，继续往前走了5分钟左右。嘿，眼前豁然出现了一个足有100多平方米大的洞中之洞，几缕阳光从岩石缝隙透入洞内，像是数十把劈开了千古黑暗的利剑。猛然，“咕咚”一声，我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明哥赶紧上前扶起我，并拧亮手电。……呵，我和明哥事后回忆，当时的感觉是全身的血液仿佛一下子凝住了，因为就在我俩触手可及的地方，发现了几十具或倚壁而坐，或躺在地上的“野人”尸体！由于这个山洞具有干燥、透气的特殊条件，这批尸体已经成了名符其实的“木乃伊”。

不过，使我俩产生一阵窒息的是，在这群“野人”的尸体群中还有两具

发际插着银钗的古代妇人的干尸。……在放映时间长达3小时的与“野人”第一次会面的录象时，师院小会场里静极了，连根针落地也能听见。放映结束，院领导要我同明哥向大家介绍与“野人”相处一星期的观察结果并且接受提问。

“我不行。”我对明哥说。

“别怕，沉住气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哥朝我眨眨眼，于是，我只得硬着头皮走上讲台。

……

“为什么不使用麻醉枪把‘野人’带回来？”有人颇感遗憾。

明哥笑了笑从容地说：“通过这次考察，在秦岭地区建立一个观察点的时机已经成熟，尤其有个栓子这个‘翻译’，今后完全可以跟‘野人’再次联系。所以，我们在治疗好那个‘野人’--暂定名为‘秦岭一号’的伤口后，仍然让它返回大自然去了。”“那么你们应该带一具‘木乃伊’来埃”对这个提问，明哥的解释是为了保护现场，只有待有关部门核准，始可进行这个将震惊世界的科学活动。

“你们认为‘野人’究竟属于何种生物？秦岭的‘野人’与美洲的‘沙斯夸支’有什么联系？”明哥笑吟吟地将话筒和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递给我，看来，这回是推辞不掉了，我只得找出其中一段结结巴巴地念道：“‘野人’不能算人，甚至不属于原始阶段的人类，因为它们不会制造工具，不懂用火，没有社会组织。因此，它们或许是生活在距今200万年前的巨猿的一支后代。由于在美洲从未挖掘出高等灵长目的化石，故可以这样推测：在中更新世时期，有一部分巨猿随着其他动物群从冰期形成的白令陆桥（如今的白令海峡）进入了美洲，它们的后代被当地人称为‘沙斯夸支’（印第安人传说中的怪物），另一支流入喜马拉雅山区的就被描绘成‘雪人’。它们在高加索、蒙古一带的后裔，被牧民们叫作人形怪物‘阿尔玛斯人’。”……当然，我和明哥深信，一旦我们从这神秘的山洞取回“野人”的木乃伊和今后在秦岭观察站同“野人”进一步接触之后，世界上将掀起前所未有的波澜。

假牙

宣昌发

在我书房的玻璃柜中，有个透明的塑料圆盒，盒里是一颗外形普普通通的假牙，亲友们都以为这是我出于职业习惯收集的样品，其实，这只是一件纪念品。

一年前的一天，我照常来到B城第一医院口腔科上班。

这天病人很少，直到10点多钟，才有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出现在诊疗室门口。

他走到我桌边坐下，腼腆地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笔和本子。我一怔，又不是记者采访，拿这玩意儿干嘛？

我问：“您哪儿不舒服？”

他惶恐地看了看我，在本子上流利地写了一行字：我不能说话。

"是不是声带出了毛病？"我又问。

他摇了摇头。

"那么，是喉咙的问题？"

他又摇了摇头。

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他都是摇头。我有点急了："您是不是先天性。……"他也急了："No, I am not!" (不，我不是!) 我大吃一惊，一口纯正的英语。我还以为他是个哑巴呢！

"噢，原来您不会讲中文！"

谁知他更急了，匆匆忙忙在本子上写了起来，借助于笔，我才明白他得了一种罕见的、迄今为止医学文献上尚未记载的怪病！

病人叫曹鸣，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不久前刚从外地调到B城一中任教。一切都很顺利，谁知在三天前的一次语文课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怪事。

那天早晨，曹鸣迈着急匆匆的步子，走进了初一(2)班的教室。

"起立！"随着口令声，全班同学期立向老师行注目礼。曹鸣向大家还礼后，轻轻摆了摆手："请坐。"话一出口，他大吃一惊，他分明听到了一句英语："Sit down please!" (请坐!)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没太在意，打开了书："Today, we begintolearn Lesson Seven." (今天我们讲第七课。) 又是一句英语！曹鸣完全糊涂了：怎么回事，这是我在说话吗？

教室里乱了套，学生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像开了锅似的。

"这堂不是语文课吗？怎么讲起英语来了？""曹老师今天怎么了，一句中国话也不说？"曹鸣站在讲台上直发愣，他觉得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一切都不对劲了。他教了10几年书，还没碰上过这种怪事呢！

他又试着张开嘴，明明读的是朱自清的散文，可传进耳朵里的却是连他自己也听不懂的英语。

他再也不敢张嘴了，抓起粉笔，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别具一格的"哑巴课"。

对曹鸣的怪病，我们开了一个病例分析会。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人怀疑曹鸣得了失语症，可我却认为不像。因为他并没有失去说话功能，只是突然变得不会说中国话，只会讲英语了。

分析了各种意见后，主任医生决定第二天上午先对病人的大脑皮质语言区作一次扫描检查，然后检查一下他的发音器官是否有病变。

散会后，主任医生特意把我留下，吩咐我再向曹鸣的家属作些调查，尽可能弄清他在发病前究竟干了些什么。

第二天上午检查的结果是：曹鸣的生理器官都很正常。

我把昨晚的调查记录拿了出来，记录本上有一件事引起了主任医生的兴趣--据曹鸣的女儿说，曹鸣在发病前两天，曾安了一颗假牙。

真想不到，刚把假牙摘下来，曹鸣就说了一句地地道道的中国话："大夫，我这是。……"这下，别说我们，连他自己都惊讶得目瞪口呆。

我们当即对那颗假牙做了透视造影，发现里面有异物。当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术器械打开那颗假牙时，在场的人都不禁"咦"了一声：里面竟是一个

造型奇特的微型仪器！

曹鸣回忆起这颗假牙的来历：发病前两天，曹鸣从学校回家。正走着，突然觉得被谁狠狠推了一下，踉跄了几步，撞上了一棵梧桐树，他的嘴里立刻泛起一股热辣辣的血腥味，一颗松动了许久的牙被撞掉了。曹鸣恼怒地回过头--原来是一辆自行车，为了躲避一个横穿马路的小孩，才撞到了他的身上。汽车者连声道歉，并扶起了曹鸣，陪他去了牙防所。但牙防所的大夫告诉他，三个月后才能安装假牙。曹鸣焦急万分，磨了半天，最后只好失望而归。

从牙防所出来，汽车人问曹鸣：“您是老师？”曹鸣点点头：“语文老师。”“您的口音可够重的。”“是埃”曹鸣无可奈何地说，“我现在成天向女儿学习汉语音、普通话。这下可好，口音重，再加上说话漏风，学生更听不明白了。”“噢。

“汽车人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走吧，我给您想想办法。”于是，曹鸣来到了一个研究所，汽车人先在他掉牙的部位喷了一种白色药水，一刻钟后，取出一颗假牙，给曹鸣安上了。

曹鸣回到家。新装了一颗假牙，吃起来，他竟一点也不费劲。晚上，女儿给他上课，又惊又喜地发现，父亲因祸得福，摔了一跤，居然把普通话给学会了。

第二天，曹鸣讲了一天课，效果极好。谁知第三天就出事了。

经过曹鸣的指点，我终于找到了那个神秘的汽车人。真没想到，竟然是个姑娘！她叫吴英凡，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我成了侦探小说中的间谍喽。”听完我的叙述，她开心地笑了起来。

“还是谈谈你的假牙吧。我猜，那里面是个翻译器之类的玩意吧？”“对，让你猜着了。”吴英凡说，“是个语言翻译器。我是研究电脑的。因为工作关系，常常要到外地出差或出国。时间长了，对语言不通的问题深有体会。所以，我就研制了这种语言翻译器。”“它能翻译多少种语言？”我问。

“这种翻译器是最低级的，它只能把咱们国内的各种方言翻译成普通话或英语。

以后准备再向高级的发展，那时候就不是翻译几种语言，而是几十种、上百种了。

“真不可思议！”我忍不住发了点感慨。

“其实里面的道理并不复杂。我看过一家介绍袖珍电子单词转换的文章。这种转换器，只要你在键盘上按出一个单词，它就会自动翻译成你所需要的另一种语言，然后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我只不过把这种转换器的体积缩小了几百倍，又给它安了个压力传感器。声波传到传感器，就会引起震动，产生压力，这种压力变成电信号，翻译器就开始工作了。”她看我琢磨了半天，便像对老朋友那样坦率地说道：“怎么样，给提提意见吧！”“翻译器本身倒没什么，只是恐怕不太实用。

“我开始挑毛病，”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假牙呀。”吴英凡点点头，“确实，不过现在仍处于研制阶段。以后，安装者只要对牙齿施行一次特殊的小手术就行了，不一定要安装假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为什么曹鸣换了假牙后，隔了一天才开始讲英语呢？”“等一下。”吴英凡拿起我带去的那颗假牙，取出里面的仪器放到显微镜下，仔细看了看说：“我当初给曹老师装上时，是把指令调在方言转换为普通话处，估计是由于一次强烈的震动，使指

令调到方言-英语转换处上了。"我记起曹鸣曾告诉我，发病的那天早上，他从公共汽车上挤下来，书包带子上的金属环开了，当时没办法，他只好用牙把金属环咬紧。看来，那倒霉的怪病就是由此而得的。

我和吴英凡从此成了好朋友，自然，那颗假牙也就成了她送给我的纪念品了。

草木"无情"

宣昌发

近日来，H城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一个市民刚想拗折街头花园一朵含苞欲放的月季去点缀家中的花瓶，可是，在他举手之际，近旁几株比成人还高的月季竟然一起挥舞着带刺的枝条刮破了他的手和脸；某化工厂一个后勤人员溜到厂房后面的林区准备采伐一棵松树做副伙房用的木架，但他刚举起斧子，即被近处的榆树弯下粗壮的叉枝击昏倒地。……“简直不可思议！难道H城的花草树木在一夜之间全都着了魔法？你俩去一次吧。”省报主编对我和老徐布置了去H城采访的任务。

大约7年前，有关部门为了减轻沿海几个工业城市的压力，就在H城陆续兴建了几座规模颇大的化工厂和金属冶炼企业。为此，原来离城不远的翁岩山脉的林带被砍光了，代之矗立起成排的厂房和住宅。可是，由于绿色植被遭到破坏，渐渐地，头痛病和咽喉炎开始同H城的居民结下不解之缘，市中心医院还住满了因遭“三废”污染而引发了高血压及心脏病的病人。……终于，这个反常现象引起了省委的重视。于是，由省科学院“工业区绿化所”主任米清教授率领的调查组来到H城。结果，除了制订出一些改造设备的措施，“绿化所”还特地运来一批经过特殊处理的花草树木的幼苗和种子，并且由米清教授亲自设计、调整了城市的绿化布局：在公路、街道两旁栽起一道由常绿灌木组成的绿色“篱笆”，中间夹植着丁香、伏牛花和山楂等。这样既美化了环境，又可起到降低车辆噪声和吸收含铅废气的作用。化工厂周围则大量种植具有吸收氯气和氨气功能的柳、桑、白蜡树的混合林，并且在低洼处种上大批特种莴苣--它们的嫩叶可以吞掉散逸在大片中的乙烯和氟气。在冶炼工业区，又齐齐整整地栽植了由橡、槭、柏、椴树组成的林带。据专家估计，这批林带在生长期中，每小时就可以吸收掉大气中的约200千克的二氧化硫。尤为鼓舞人心的是，这些经特殊处理的花草树木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就长成了一般需要十年才能形成的树林。H城，经过这番科学的“打扮”，又以它的旖旎风光成为人们的游览胜地。

……

到了H城，一开始，我和老徐也被许多植物伤人的事件弄懵了。后来经过调查分析，我们发现：那批倒霉鬼全是预备折花、砍树，或者怀有这种企图走近树木时才遭到袭击的。

晚上，我整理好当天的采访材料，凝视着窗外的月光久久无法入睡，头脑里仿佛有一团乱麻。在H城难道花草树木也具有进行自卫的本领？对，

想到这里，我豁然省悟，“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H城的花草树木全是由省“绿化所”提供的，那么，我们只要找到米清教授，不就马上可以解开这个谜团了吗？我从床上一跃而起，使劲唤醒了鼾声隆隆的老徐。

“寻教授？”老徐揉着睡意惺忪的眼睛咕囔道。

“对，H城的绿化布局是他一手承办的。所以，掌握这里花木秘密的钥匙准在他的手中。”“好吧，明天赶早走。”说完，老徐翻了一个身又打起了呼噜。可我呢？由于兴奋，直到凌晨之前才迷迷糊糊地打了一个盹。

米清教授，45岁，瘦高个子，面容清癯。他在书房接待了我们。略作寒暄，米教授闻知我们刚从H城赶来，立即关切地问：“那里的绿化情况可好？”“我们正为此事前来向您请教。”我彬彬有礼地说。

“噢，记者同志，H城是我们‘绿化所’为了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搞的一个试点。但是，利用绿色植物捍卫人类的文明是我多年的夙愿呵。”米清教授用手帕抹了一下又宽又高的额头，语调中充满自信。

“所以教授通过某些先进的技术措施使H城的绿色植物具有了‘自卫’能力？”我笑问道。

“‘自卫能力’？请原谅，我实在不明白你的意思。”米清教授双手一摊，从椅子上挺直了身体，愕然反问道。

老徐见状赶紧向教授简单扼要地介绍了在H城发生的事件。

“有这等事？！”听完老徐的叙说，米清教授起身在室内踱来走去，从他目光中也透出了一种茫然不解的神色。顿时，我因自己的猜测落了空而心头一沉。……这时，书房内空气出现一股难言的沉闷，突然，从窗外传来了一下妇女的惊叫声，我们三人全都不约而同地拥到窗前，不由被眼前出现的景象怔住了，因为——蹲在花丛里准备修剪枝叶的教授夫人的双手，竟被一株一人多高的茉莉花的枝条缠得紧紧的。……自古以来，人们常爱讲“草木无情”。但是，草木到底通不通“人情”呢？美国有位叫巴克斯特的科学家为此作过一次轰动欧美的黄槿叶实验：一天，巴克斯特将一台测定人的情绪变化的仪器接在一株黄槿上，本人则与植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料，当他脑中萌起准备烧掉一片黄槿的念头时，记录仪器上的曲线突然摇摆起来，并且飞快地上升，显然，巴克斯特的念头把黄槿“吓”坏了。

经过反复试验，黄槿总是作出相同的反应。于是，巴克斯特作出了黄槿能感受到自己思维的结论。

果真如此吗？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亚·格·斯普尔金领导的实验室，对巴克斯特的“发现”作了反复研究验证，最终，斯普尔金认为植物并非具有跟人类“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本领，而是对人的生物场有感觉。如果某人凶狠，那么他的生物场就富有敌意。当人与植物的生物场发生交流时，某种精密的仪器就能测出植物的“反应”。

早在大学时代，米清教授就对两位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经过长期实践，他偶然发现，用被聚焦了的阳光隔一定时间照射植物的种子、幼苗或花粉，不但能达到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产量的效果，还会引起植物的遗传突变。尤为难得的是，将太阳能作为一种诱变因素，完全可以避免因放射物质的辐射和化学诱变剂带来的弊玻于是，米清教授用自己研制出的“太阳能辐射器”对番茄种子作了照射处理，结果获得了比用亲本栽培法增产30%~50%的成绩。

那么，对花草树木的种子和幼苗用“太阳能辐射器”处理又会怎么样呢？

考虑到植物虽然没有动物那样完整的神经系统，但是它们也具有微弱的生物电流和生物场，为此，米清教授还特地配备了一台生物电子翻译器监听它们接受辐射时的"申诉"。

结果，当"太阳能辐射器"的开关拨到N档时，从生物电子翻译其中传出了一阵和谐的响声，教授就决定用暂名为"N线"的射线对树木进行辐射处理，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如铁树经"N线"照射后，一年可开两次花；月季、海棠等经照射后也变得粗壮高大异常，不但花期长，而且花朵也大。……不过米清教授万万没有想到，凡是经过"N线"照射后的花草树木在隔了一段时间后，由于遗传基因突变之故，它们对动物（包括人）的生物场也变得异乎寻常地敏感，而且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可不是吗？当米清教授走近遭困的孢子时，那株茉莉花倏然松开枝条，与其他花草树木一起摇曳起舞，仿佛对米清教授表示欢迎。……如何处置那批经"N线"照射过的植物，在科学院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上，有人提出再搞个干扰器让H城那批着了魔的植物恢复其安分的本性。但是几位研究自然环境保护的学者却竭力支持、肯定米清教授的发明，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乏缺少自觉性的人。那么，米清教授又是如何对待这一切的呢？为此，我和老徐再次造访他。

"听说要搞一种'干扰器'？"我问。我也明白，通过这次采访，自己的声调中也带有了浓重的、为H城的植物的命运担忧的味道。

"嘿，记者就是消息灵通。"米清教授幽默地说，"不过我非常感激你们写的那篇有关H城的报道，因为它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加深了人们对植树造林、保护绿色植被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印象。""如果在边境上栽上一道用N线'处理过的林带多好，它们将成为一群不知疲倦的'绿色卫士'。"我灵机一动，随口提出了这么一条建议。

米清教授和老徐听后呵呵大笑起来，被他们的笑声所感染，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声过后，米清教授动情地说："从远古时代起，莽莽丛林就是为万物、包括人类的生存繁殖创造了条件的'绿色卫士'。"数日之后，我出差路过H城，好奇心驱使我订票下了车。

呵，我发现在当地的绿化场所竖起了许多告诫人们要爱护花木的牌子。同时，人们家门口和阳台上的花盆也明显增加了。

傍晚我漫步街头，看到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正认真地为花草树木松土浇水，他们神情专注，却毫无紧张之色，甚至还有将录音机开大了音量向植物播放抒情歌曲的。当时，我脑中条件反射地泛上了一个问号：H城是否用上了"干扰器"？"绿色警报"解除了没有？。……

